



中国

服

服饰文化

中国服饰文化
◆王维堤 著

中国生活文化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 国 生 活 文 化 丛 书

中 国 服 饰 文 化

Z H O N G G U O F U S H I W E N H U A

王维堤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服饰文化: 图文本 / 王维堤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6 (2001.11 重印)
(生活文化丛书)
ISBN 7-5325-2776-X

I. 中... II. 王... III. 服饰—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IV. TS94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4977 号

中国服饰文化

中国生活文化丛书

王维堤 著

责任编辑 丁如明

整体装帧 严克勤

美术设计  design
工作室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电话: 64370011)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6.8125

字数 120,000

印数 8,001—13,100

版次 2001年6月第一版

2001年11月第二次印刷

书号 ISBN-7-5325-2776-X / G · 189

定价: 18.80 元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积淀丰厚、绚烂多彩的宝库。对于这一点，本书将多侧面地给读者描述一个概貌。

服饰文化与服饰不是等同的概念，它的内涵比服饰要复杂得多，不仅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物质文明相联系，而且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精神文明相联系。对于这一点，本书也将从各个角度次第展开论述。

旧时，服饰文化的创造者不是服饰文化的充分享受者，要使全民服饰都步入生活美学的殿堂，有三个基本条件是不可少的。一是人民的生活普遍达到小康的水平，二是服饰美不受禁锢，三是人民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普遍提高。第一条正在逐步实现。第二条，历史上的奴隶主和封建统

治者都曾对下层民众的服饰有过这样那样的限制和禁令，礼教和迷信又以种种无形的束缚阻碍着服饰美的发展。现在，这些禁锢都不复存在了。若干年前无论男女一律穿灰蓝干部服或旧军装的风尚也早被多姿多彩的时装所替代。因而这一条可以说现在已基本实现。值得重视的是第三条。一个人怎样根据自己的性别、年龄、职业、身材特点、经济能力、季节、场合选择他认为美的服饰，是他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的直接表现。固然，我们应该承认美的多样性，承认审美个体在兴趣爱好上的差异性，因而对人们的服饰选择抱宽容态度。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美是发展的现象，有品位较高的美和品位较低的美，有形态比较完备的美和形态不够完备的美，也应该承认审美个体

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有高下之分，雅俗之别，因而应该对服饰美的问题进行认真探讨，对服饰流行心态作积极引导。比如：怎样保持服饰的民族特点而不断有所创新，怎样吸收外来的成分而不流于媚俗，怎样在服饰的掩盖和人体的适度裸露上掌握好分寸，既予二千年封建礼教的沉重压抑

以冲击，又不失高雅含蓄的风韵情致，等等。对于这一点，本书也将力求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试图对读者有所启迪。

期待着读者对本书的批评指正。

王维堤





【目 录】

前 言 ▶ 1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服饰的实用意义和伦理意义 ▶ 3

“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
——服饰的审美意义 ▶ 8

龙袍和凤冠
——服饰的远古图腾遗迹和政治意义 ▶ 13

官服上的品级标记
——服饰的等级意义 ▶ 20

从“禹入裸国”的故事谈起
——服饰的民族性 ▶ 27

上阳宫人的“时世妆”
——服饰的时代性 ▶ 32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服饰的流行性 ▶ 36

“文质彬彬”
——儒家对服饰的审美观 ▶ 42

“被褐怀玉”
——道家对服饰的审美观 ▶ 47

子路的迂和楚庄王的豁达
——礼教和服饰 ▶ 53

朝服、公服、祭服、常服 ▶ 58

吉服 ▶ 66

凶服 ▶ 71

中国人对奇装异服的传统看法 ▶ 78

中国人对袒胸露体的传统看法 ▶ 82

男着女装和女着男装 ▶ 89

中
国

服
饰
文
化

服饰与社会风气的俭与奢	95	服饰文化与文物考古	156
服饰与仪容、言谈、举止	102	服饰与颜色(上)	163
胡服(上)	107	服饰与颜色(下)	176
胡服(下)	116	衣料杂谈(上)	183
戎装	122	衣料杂谈(下)	190
舞服	132	打扮的艺术	199
戏装	139	《金舞银饰》与《东方彩霞》	
文学作品中的服饰描写	148	(代后记)	212



- ☐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 “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
- ☐ 龙袍和凤冠 ☐ 官服上的品级标记 ☐ 从“禹入裸国”的故事谈起
- ☐ 上阳宫人的“时世妆” ☐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 ☐ “文质彬彬” ☐ “被褐怀玉” ☐ 子路的迂和楚庄王的豁达
- ☐ 朝服、公服、祭服、常服 ☐ 吉服 ☐ 凶服
- ☐ 中国人对奇装异服的传统看法 ☐ 中国人对袒胸露体的传统看法

- ☐ 男着女装和女着男装 ☐ 服饰与社会风气的俭与奢
- ☐ 服饰与仪容、言谈、举止 ☐ 胡服 ☐ 戎装 ☐ 舞服
- ☐ 戏装 ☐ 文学作品中的服饰描写 ☐ 服饰文化与文物考古
- ☐ 服饰与颜色 ☐ 衣料杂谈 ☐ 打扮的艺术
- ☐ 《金舞银饰》与《东方彩霞》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服饰的实用意义和伦理意义

薛宝钗生辰，贾母命凤姐办酒戏热闹。酒阑戏散，史湘云心直口快，说演戏的小旦长得“倒像林姐姐的模样”。宝玉怕黛玉着恼，为了免生嫌隙，从中调停。不料两面不讨好，吃了夹板气。从黛玉那儿出来，越想越无趣，回到屋里无端抢白了袭人一顿，倒把白天听的曲文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话拿来安在自己身上。这是《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的故事。

其实，人之一生，“赤条条来”固是事实，“赤条条去”却不符中国的国情。除了个别少数民族实行“天葬”外，传统习俗，人死以后，天子王侯锦绣绫罗、金缕玉衣且不说，就是平民百姓甚至奴婢仆役，也是力求穿戴整齐，

至少不弄得一丝不挂，才入土为安的。墨子反对厚殓，主张节葬，尚且说：“衣食三领足以覆恶。”（《墨子·节葬下》，毕沅注：“死者为人所恶，故云覆恶。”）可见中国人是断断不愿死者“赤条条去”的。直至今天，提倡火化，仍是如此。至于来去之间，为人一世，穿戴服饰，更是一个大问题。

自古吃饭和穿衣并提。从我们的习惯用语看，似乎比较俗的说法，“吃”都在“穿”前。比如老百姓要求“吃饱着暖”，浪荡子则醉心于“吃着嫖赌”，不嫖不赌的庸夫俗子们，也每每信奉“人生在世，吃穿二字”的享乐主义信条，《三国志平话》也说：“孙坚言咱们是猫狗之徒，饭囊衣架。”

中国

服饰文化

而比较雅的说法，“衣”却都在“食”前。“衣食住行”，衣居其首。同样表述人的基本需求，用的是“温饱”二字。《琵琶记》二十二出：“你不嫁呵，你身衣口食，怎生区处？”连翻译佛经，也是先穿后吃，谓之曰“衣钵”。这种用词雅俗在语序上反映的观念侧重点的变化，我们切莫等闲放过了。细加剖析，“吃着”之序，较多地反映了人作为生物个体的需要；“衣食”之序，则较多地反映了人作为社会成员的需要。

鲁迅在《故事新编·起死》里，根据《庄子·至乐》的一段记载，发挥出一篇嬉笑怒骂的游戏文字来。说是庄子去楚国途中见一髑髅，夜半髑髅入梦，庄子施展道法，请司命大神给髑髅复形还魂，不想给自己惹出了麻烦。司命用鞭向髑髅一指，只见火光一道，地上就跳起一个三十多岁的赤条条汉子来。原来这是个距庄子五百多年前殷纣王时的人，

探亲路上，被断路强盗闷棍打死在此。事隔五百年，身上衣服即使未被强盗剥掉，也早就烂尽了。这汉子如同大梦初醒，用拳头揉了一通眼睛，定了定神，看见了庄子，打了个招呼。

庄子——（微笑着走近去，看定他，）你是怎么的？

汉子——唉唉，睡着了。你是怎么的？（向两边看，叫了起来，）啊呀，我的包裹和伞呢？（向自己的身上看，）啊呀呀，我的衣服呢？（蹲了下去。）

他不见了包裹和伞，固然吃惊，还只叫了一声“啊呀”；而发现自己光着身子时，那吃惊就非同小可了，不但连声叫“啊呀呀”，还连忙“蹲了下去”。此时，寻找包裹和伞业已降到第二位，头等大事，乃是身上先要有穿的。我们可以看出：对当时当地的赤身汉子来说，急需穿衣，并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他感到丢人，要遮羞。

人是什么时候穿上衣服的呢？据《圣经》里说，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让他们住在伊甸园内，虽然都是赤身裸体，可是他们对两性区别懵然无知，因而也不知羞耻。不幸被魔鬼引诱吃了禁果，萌生了性意识，这才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来到这罪恶的世间，成了蕃殖人类的祖先，也从此穿起了衣服，以赤身为耻了。这是西方的传说。查我国的古书，没有那么罗曼蒂克的故事。《墨子·辞过》说：“古之民未知为衣服。”后来经“圣王”定下了“衣



服之法”，人才穿上了衣服，目的在于“适身体，和肌肤”。墨子注重实际，他谈到衣服时强调的，是实用意义的一面。所以他在《兼爱下》篇里提倡国君要有兼爱之心，看到万民“冻馁转死沟壑中”，要能“饥即食之，寒即衣之”。而班固在总结今文经学的《白虎

通义》里却这样解释“衣裳”：“衣者隐也，裳者郭也，所以隐形自郭闭也。”他用音训法解释字义，认为衣裳的作用是把肉体遮蔽起来，所强调的是服饰伦理意义的一面。《释名·释衣服》则来个折衷，说：“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谈到上衣时，强调了衣服御寒防晒的实用功能；谈到下裳时，又强调了衣服掩形遮羞的伦理功能。我们不妨设想，那个被司命大神救活过来的汉子如果只是光着上身，还有一条裤衩，他大约还不至于急忙蹲了下来的。

《墨子》所说的定“衣服之法”的“圣王”是谁呢？他没有说。但《庄子·盗跖》和《商君书·画策》说神农之世就已“耕而食，织而衣”了，古人又把炎帝称为神农氏；《易经·系辞下》则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世本·作》篇进而举出黄帝的臣子

胡曹和伯余是最初制作衣服的人。汉族——古代的华夏族，自称炎黄子孙，他们喜欢把事物的发明权归到自己最崇敬的始祖名下。证之地下考古，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已发现为数众多的石制、陶制纺轮，有的陶器底部印着麻布纹，可证当时确有“垂衣裳”之事了。

衣服的实用功能是衣服的基本功能。《吕氏春秋·恃君览·长利》记了一个故事：一个名叫戎夷的士从齐国到鲁国去，没赶到，城门闭了，天气正好大冷，他只好和一个弟子宿在城门外。夜深了，愈来愈冷，两个人都有冻死的危险。戎夷对弟子说：“你把衣服给我，我就活了；我把衣服给你，你就活了。我是国士，要为天下爱惜自己的生命。你是个没什么德才的人，死了不可惜。你把你的衣服给我吧。”弟子说：“没德才的人，又怎能衣服给国士穿呢？”戎夷长叹一声，说：

“唉，大道理不顶用啊！”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了弟子，自己半夜就冻死了。戎夷的思路很实际，行为也很无私，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衣服的实用意义和伦理意义不能两全，他宁可自己赤身冻死，保全了弟子的生命。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鲁迅《起死》中塑造的庄子形象。当那死了五百年复活过来的汉子缠住庄子要衣服的时候，庄子发了一通议论：“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乌有羽，善

有毛，然而黄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然而你又怎么能说有衣服对呢？”汉子的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听了这一番诡辩，他被激怒了，不禁骂道：“放你妈的屁！”直到要剥庄子的道袍时，庄子才说：

“我这回要去见楚王，不穿袍子，不行，脱了小衫，光穿一件袍子，也不行。”可见，“齐物我、齐是非”的庄子，只要活在社会上，就终究跳不出服饰的伦理意义的是非。



●庄子像

“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

——服饰的审美意义

西汉初年燕人韩婴，是传授儒家《诗经》的四大家之一，他在《韩诗外传》里说：“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悦目”就是好看，这个观点，强调了服饰的审美意义。汉武帝的时候，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韩婴与董仲舒同为儒家而辈份稍先，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两人还当着武帝的面有过争论。不过董仲舒对“衣服容貌，所以悦目”的说法却完全赞同，他把那句话一字不差地抄在他的《春秋繁露·五行对》里。李白《清平乐》词“云想衣裳花想容”，用艺术想象创造的诗的形象；俗语“人要衣裳，佛要金装”，用比喻手法显示的通俗哲理，表达的也都是大致相同的意思。

人穿戴服饰兼有实用、遮羞、美化自己三重意义，这一点在文

明社会里，绝大多数人是不太会持异议的。但是如果把这三者提到服饰的起源这个命题下来考察，问一问原始人开始穿衣服是出于什么原因，那么，古今中外不同的看法就很难统一了。

比如，《圣经》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无疑认为遮羞是服饰起源的主要原因。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说法，如《白虎通义》说：“太古之时，衣皮革，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在疏解《小雅·采芣苢》时，引郑玄《易乾凿度》注也是这样说的：“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田”在这里解释狩猎。原始人靠渔猎为生，吃了动物的肉，就把动物的皮束在身上，这就是最原始的衣服。为什么“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呢？孔颖达说：“以人情而论，在

前为形体之衰,宜所先蔽。”

说得直率些,遮前

不遮后,就是

为了不使生殖

器外露。这种说

法,显然是以伦理

意义为服饰起源的

直接原因。此说有没有

实际根据呢?从地

处热带、亚热带的某

些民族的民俗描写来

看,倒也确有其事。

比如,清人黄叔瓚

《台湾使槎录·番

俗六考》记台湾

高山族“男子以

布尺余遮前,后

体毕露”,康熙

《永昌府志》

记今云南西

部景颇族“以树

皮毛布为衣,掩其

脐下”,都是例证。这些

地方,气候炎热,衣服御寒



●原始服饰

的实用意义不大，“遮前”、“掩脐下”，不正可推想衣服起源于掩盖“形体之衰”吗？

但是且慢，历史学家吕思勉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了，他在《先秦史》第十三章里说：

案衣服之始，非以裸露为衰，而欲以蔽体，亦非欲以御寒。盖古人本不以裸露为耻，冬则穴居或煖火，亦不借衣以取暖也。衣之始，盖用以为饰，故必先蔽其前，此非耻其裸露而蔽之，实加饰焉以相挑诱。

这就是说，衣服的起源，既不为遮羞，也不为御寒，而仅仅是一种装饰，目的在于美化自己，挑诱异性。这个观点，大概是受达尔文“性选择原理”的影响。达尔文认为，动物身上有种种天然的装饰，如孔雀的开屏，野雉的尾羽，公鸡的高冠，雄狮的长鬣等等，都具有吸引异性的作用。他在研究了当时世界上还存在的半文明和野蛮民族的习俗以后指出：野蛮人渴爱打扮，他们用羽毛、颈圈、手镯、耳环等等装点

自己，在自己身上脸上涂满各种颜色和花纹；这种装饰同样也受到性选择原理的支配。而文明人服饰的由来，与野蛮人的涂面文身初无二致。他还引用一个英国哲学家的理论：衣服的创制不是为了保暖，而是为了装饰（《人类的由来》第三篇《性选择与人类的关系并结论》）。

中国古代的学者也有过服饰美具有性挑逗力的议论，如《淮南子·修务训》有一大段文字谈到这个问题，大意说：“毛嫱和西施，是天下闻名的美人。假如让她们挂着腐鼠，蒙上蝟皮，穿起豹裘，用死蛇束腰结带，那么文明人看到都要斜视掩鼻而过了。假如让她们抹上香脂，画好蛾眉，戴上首饰，穿着细布衣、薄绸裙，粉白黛黑地打扮起来，娇姿媚态地做作一番，那么即使王公大人志高行洁的人，也会在这美色面前心动意摇了。”但是，谈起服饰的起源问题，《淮南子·齐俗训》